

史

記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

曰今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索隱曰

正義曰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

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

祀故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

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

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

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

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

身下士先禮郭

義曰郭郭云燕昭問於隗曰寡人

也

城民寡齊人取藺八城向改驅馳

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
乎魏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
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僕危困國之臣其名臣其實
實虜今王將自東西目指氣使以求臣則斷殺之才至
矣南面聽朝不失捐讓之理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
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
遠邈以求臣則師博之才至矣誠欲與王霸同道以招
魏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魏爲上客也

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

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父之當是時齊

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索隱曰昧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

西摧三晉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

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

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

○正義曰在冀州城武縣界

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

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

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

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嚮秦

徐廣曰嚮進說之意。索隱曰

嚮音田濫反子與嚮同

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

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

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

韓魏燕之兵以伐齊

索隱曰護謂惣領之也

破之濟西諸侯兵罷

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

保於莒樂毅獨留卽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

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

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

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正義曰故昌城

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

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國獲以

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

正義曰即墨今萊州

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

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

騎劫代將

索隱曰燕將姓名

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

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

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

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

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

盡復得齊城而

迎襄王於宮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

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

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

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

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

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
軍以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
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
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
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亦
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
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
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
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
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

舉也見有高世王之心

正義曰樂毅見燕昭有自高尊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而使燕

故假節於魏

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則之賓客之中

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

正義曰杜預云兄同姓羣臣也

以爲亞卿臣

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

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

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

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

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

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

隨先王而舉之濟上

正義曰濟水之上在齊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

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道而走莒僅以身

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索隱

曰燕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磨室大呂陳於

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鐘名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

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

歷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歷室宮名高誘云燕噲亂

齊伐燕殺噲噲得鼎蒯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

今反歸燕故鼎自五伯已來功未有

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索隱曰慊音苦篁反亦

恨其志也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

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衆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鷗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索隱曰言子胥怨悵故雖

投江而神不化猶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

計也離毀辱之誅索隱曰誅音方味反墮先王之名索隱曰墮音許規反

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

也索隱曰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為利今我仍臣聞

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絕忠臣

去國不繫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國不自繫其名

以無罪是也正義曰言不繫已名行臣雖不佞索隱曰不

佞猶不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曰數音朔言我以數經

之人謂已在外猶云已罪不說王之有罪恐侍御者之

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主之

留意焉

夏侯玄曰觀樂生遺蘇惠王書其始庶乎知幾

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

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爲心必致其

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

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

千載一隆之道豈其易迹當時止於兼井而已哉夫兼

井者非樂生之所爲疆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肖

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

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

兵不與於爲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

遐迩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

下矣適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

大綱以繼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變將使即墨宮人願

仇其上願釋于戈賴我猶親善守之管無所施之然則

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

弥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

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獲著邪之東海厲之華夔我澤如

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

思戴燕主仰望風生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屯留於

兩邑乃致連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
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
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受殺傷之殘以示
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
既大墮於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發乘
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雜一城幾於可拔霸
王之事逆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
甚與鄰國何以相類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連了哉願
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願業乖於是燕
與變同跡是觀之樂生之不啓二城未可量也

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

索隱曰間音紀開反

而樂毅往來

復通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

張華曰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

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

索隱曰栗姓腹

名漢有栗腹

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

也

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正其義曰東隣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

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
破栗腹之軍於鄒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
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
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
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
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
國亂而人離心向外
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
亂而士師不爲之守法也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愛患之盡矣今寡
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
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二
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

者寡人不為君取也

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紂民復相告子反燕以紂君

民之惡是寡人不謂君取之

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趙封樂乘為武襄君

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

其明年樂乘廉頗

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

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

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

後世乎對曰有樂毅高帝封之樂鄉

徐廣曰在此新城○正義曰地理志

云信都有樂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

族有樂瑕公樂臣公

一作巨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

樂臣公善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及至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
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
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
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
蓋公索隱曰蓋音古闔反蓋公史不記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
國師

索隱述贊曰

昌國忠讜

人臣所無

連兵五國

濟西爲墟

燕王將受

空聞報書

義士陳旣

明君軾閭

間乘繼將

芳規不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

齊大破之取晉陽

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

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

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

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

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

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官者令繆

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

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
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
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
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
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
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
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
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
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
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許趙城

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
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
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
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
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
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
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
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
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
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驪不可於是趙王

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

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

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年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限同會秦

趙柯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轂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

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之名傳音張慈反相

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去者衣褐懷

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正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

於廷引趙使者閻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

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

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

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

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

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

與羣臣相視而嘻

索隱曰音希嘻以驚而怒之辭也

左右或欲引相如

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

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

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

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

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

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曰刻

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

明年復攻趙殺二萬

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滹池

索隱曰在匹河之南○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一年

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

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

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必首遇之禮畢還不過

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

之遂與秦王會滹池徐廣曰二十七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

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

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

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

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於是相

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

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左右欲刃相如

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

如顛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鈺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閻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曰王邵按董勛答禮曰職高若下於人爲左是以謂下遷爲左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

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荆也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

加頌之交

索隱曰

惟浩云要齊是歲廉頌東攻齊破其

生而加頌無悔也

一軍居二年廉頌復伐齊幾拔之

徐廣曰幾邑名也索

三年頌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

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

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

云秦敗閔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

屬魏也正義曰後三年廉頌攻魏之防陵

音所在相路之間

子索隱曰按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

陵字誤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

水爲安陽拔之後四年簡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

正義曰故城在魏州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閔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

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

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
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
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
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乎
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
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
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
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
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
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

徐廣曰
馮魏郡

在邯鄲西

秦軍鼓譟載兵武安屋瓦盡拔軍中候有一人言

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

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

曰夫去國三十里

正義曰國謂邯鄲趙之都也

而軍不行乃增壘閑

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

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

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

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

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

奢曰胥後令

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令者胥後令謂胥為須須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

縱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曰：晉猶須也。單去城卽
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使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
出此令。今屯戰須得謀策，不
邛郫許歷復請諫。邛郫二
川前令故云須後令云耳。
字當爲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繫詩云許歷
爲完士一言搗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
表曰：漢令稱完而不覺曰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曰
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距秦軍於閼與，卽此
山也。按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大近洛州，卽
去邛郫三十里而軍，又云移之二日一夜至閼與五十
里而軍壘城據今洛州去邛州三百里間而隔州，恐
洛州閼與壘城
是所拒據要
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
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
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
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閼相如同位後四年

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

趙奢已死

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

而藺相如病篤趙使

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

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
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
正義曰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
奉音捧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
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
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
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
即有不如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
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竒兵佯敗走而絕
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

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
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
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
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
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
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
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徐廣曰尉文邑名也封廉頗為信
平君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也按漢書表
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
文所食之邑復以封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
類而號為信平君也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

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

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

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

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

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

而攻燕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何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正義曰武遂易州

遂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

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

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

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

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

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采

趙王以

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

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正義曰廉頗墓在壽州壽

春縣北四里蘭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

正義曰鴈門

縣在代地故云鴈門也

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

如淳曰特軍正行照

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

處以幕奔為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

射騎謹烽火多間諜

索隱曰上總覓及下音

際厚遇戰士為約曰匈

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
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
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
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
利失云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復請李牧杜門不出
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
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
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
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日能破敵為 將者賞日金 穀者十萬人 索隱曰 穀音古候 悉勒習戰

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

之索隱曰委謂棄之也其殺略也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

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襜褕甘反

濫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駟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地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

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

既云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

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紅反煖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耳索隱曰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振也劉氏

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

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

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涿州東南大破秦軍走秦

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

非地理志何間武遂也

正義曰在涿州東南

城縣西李二十里

將栢音隱曰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音隱

日將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安又音盤李牧擊破秦軍

正義曰在栢川旁山縣東二十里也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

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

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

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

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

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一

作撫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音隱曰退而

讓頰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

清飈凜凜

壯氣熊熊

各竭誠義

逆為雌雄

和璧聘返

滹池好通

負荆知懼

屈節推工

安邊定策

頰牧之功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

索隱曰單音丹

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

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

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

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

里古紀之鄰邑齊改爲安平秦滅齊改爲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地理志東安

平屬淄川國

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

徐廣曰傅音附。索

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籠附軸末旋於

而易進也傳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籠附軸末旋於

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

徐廣曰轄車軸頭也音衛

爲燕所虜唯田單

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

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

徐廣曰多作淖齒也

既殺淖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
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
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
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
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
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
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
之來即墨幾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
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棺於

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
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
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
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
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
置之前行正義曰故即反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
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
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
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
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操版插曰索隱

音七高反捕音初洽反○正義古之軍也常負板捕也

正

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

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枝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

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

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

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隱曰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而

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

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索隱曰單切起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索隱曰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

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世善之者出奇無窮索隱曰

謀故云善之出奇無窮索隱曰當猶合也言

窮謂權變之多也索隱曰言用兵之術或用

掩其不備則奇如環之無端索隱曰言用兵不可測量如

正合敵敵也索隱曰言用兵不可測量如

尋環中不知端際也索隱曰言兵始如環如

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正義曰：敵人謀無

軍也。言若身被刃，羣反間易將，及被卒燒壘墓而令示

卒甚怒，是敵人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

為單開門戶也。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弱脫兔，性疾也。

索隱曰：克拔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其田

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兔，適不及距。忘其所距也。其田

單之謂邪，初悼齒之殺潘王也。莒人求潘王子，法章得

之。太史媿之家。正義曰：媿音媿。為人灌園，媿女憐而善遇之後

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

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

入齊，聞畫邑人。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索隱曰：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去。王蠋賢。蠋音觸。畫邑蠋所居，即此邑。因畫水為名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

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
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
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
於野國旣破立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
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
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臣齊亡大夫聞之
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
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索隱述贊曰

軍法以正

實尚音兵

斷軸自免

反問死行

羣鳥惑衆

五牛揚旌

卒破騎劫

皆復齊城

襄王嗣位

乃封安平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索隱曰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口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原宜抽魯連同田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為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

索隱曰黃雅云倣儻卓異也○

正義曰倣天曆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櫻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雖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性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如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象鷄出城而人惡之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而謂徐劫曰先生乃飛鬼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而

不肯仕宦也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

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

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兵魏安釐王使將軍

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蕩天即反相

州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名也為梁將故漢

有新垣平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

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

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

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

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

云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

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

索隱曰新垣衍意欲令趙尊秦為帝

今其人在

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

子也三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

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郭

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

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

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

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

職吾不願死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

垣街許諾魯遠見新垣街而無言新垣街曰吾視居此
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
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
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

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音從容言世入見鮑焦
之死皆以爲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
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
守荷擔柴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目天子不友諸侯
子貢過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土汚其君者
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
士重道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衆人不知則
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爲一身衆人不知則
爲一身索隱曰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耻彼秦者
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
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

爵是以素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

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

多爲上功謂斬一以首賜爵權使其士虜使其民曰言

秦人以權詐使其國士以奴彼即肆然而爲帝過曰至

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言秦得肆志爲而爲政於

過字多絕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志爲而爲政於

帝只有所煎醢納莞編行天子之禮過失也。正義曰若趙魏帝

天下秦得行政救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溺死不忍爲

秦百姓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

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

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

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

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

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

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

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黃曰

年崩威王之十年也正義曰周本紀及年表齊後往周

怒赴於齊正義曰鄭文云赴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

索隱曰謂烈王太子安王驕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

也下帶言其寢苦居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毋婢

也正義曰馬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

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

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

之也

索隱曰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魯仲連曰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

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

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正義曰快噫嘻

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噫者驚懼之歎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

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

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鄂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邪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

西南五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

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

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正義曰相州蕩陰縣北九里有美城

欲令之死曷爲與人具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

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

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

夷維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邵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爲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

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

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

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

索隱曰辟舍避正寢案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

莞簟

索隱曰攝社枹杙義曰杜音而甚反。正視膳於堂

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籩不果納

索隱曰謂

別外不入齊君。正義曰不得入於魯將之薛。正義曰薛

侯故城在徐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

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

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

秦惠曰倍音佩謂主人在

北面突是倍也天子乃於

陔上南面而弔之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

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

不得壽遂

正義曰衣服曰遂皆助生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

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疆故鄒

死亦不得行賻遂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今秦

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

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

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

大臣吏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惜而與其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
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
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
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
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
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
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
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
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
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

攻下聊城

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正義曰今博

州縣

聊城人或讒之

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

齊田單攻聊城

徐廣曰索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

歲餘士卒多

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索隱曰怯死猶避死也

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

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

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

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

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

南陽

索隱曰即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

魏攻平陸

索隱曰平陸邑名在正義曰兖州

也

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云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

之利大

索隱曰即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

之利大言必攻之

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

秦之勢成

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云衡秦之勢成也

楚國之形危齊奔南

陽斷右壤定濟北

索隱曰謂奔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

言右壤斷弃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

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

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

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燕救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兵

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

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

衆五折於外

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

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

主困為天下僂突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

敵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

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却莒軍

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

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

士卒無二心

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

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

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

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

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疆國也劉氏云讀說

士為銳士意雖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功名

便不如故字也

東平

七

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奔世東游於齊乎

索隱曰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

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

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

索隱曰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

也衛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總并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爾

世世稱孤與齊久

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

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

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

能死怯也

索隱曰遺弃也謂弃子糾而事公子小白○正義曰管仲憚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

糾死是怯懦畏死也

東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

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

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蓋與之同名矣

方言曰荆淮海

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況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

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

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

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

武服形弓矢大輅故爲五伯首也

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

曹昧曰

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

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

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

以一劔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

索隱曰枝猶振也

顏色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

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康而行小

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康而行小

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

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憎之節

正義曰忿數粉反憎於緣反

定

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謫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索隱曰肆放縱也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

之徒交。上書

索隱曰

明帝諱

改姓曰

枚生名

乘字叔其子

舉

漢

後避漢

之

名

叔其子

舉

漢

後避漢

之

名

叔其子

舉

漢

後避漢

之

名

叔其子

舉

漢

後避漢

之

名

叔其子

舉

漢

後避漢

之

名

叔其子

舉

漢

後避漢

之

名

叔其子

舉

漢

後避漢

之

名

叔其子

舉

漢

後避漢

之

名

叔其子

舉

漢

後避漢

之

名

叔其子

舉

漢

後避漢

之

名

叔其子

舉

漢書並有傳蓋以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索隱曰言

衛拔氏而得姓也自達而游於一人之間或姓彼或姓此介勝等嫉鄒陽

皆言有隙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

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

見會恐死而負累正義曰諸不以罪死爲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

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

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於秦始皇遇之無禮

丹云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

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烈士傳曰荆軻發後

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

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已云軻將入秦

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

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

是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

也

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趙蒯先生說昭
王益兵糧乃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
故太白爲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大白食昴食干歷
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索隱曰如淳云太
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
日太白食昴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
而貫日食昴虛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渝兩主豈不哀哉今臣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

左右不明

索隱曰言左右

之不明不欲詳主

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

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

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

也刖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

○索隱曰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
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

狂

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爲狂
司馬彪曰箕子名曰胥餘

接輿辟世

張晏曰佯賢人
佯任避世也

索隱曰案高士傳曰楚
人陸通字接輿是也

恐遭此患也願太王孰察

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

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
之聽爲謀故後之而不

用後猶

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

下也

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鷓鴣鳥形名曰鷓鴣夷鷓鴣夷皮
鷓鴣也服虔云用鷓鴣革作囊以累尸投之於江也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

頭如新傾蓋如故

桓譚新論曰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
在新故也

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扎鄭僑也
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皆道

行相遇并車對語兩蓋相
助小敬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

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

索隱曰藉音子夜
反韋昭云謂於期

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秦以示信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

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吾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

夫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

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

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蘇秦於秦不出

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爲燕之尾生者也

白圭戰云六城爲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士六城君欲殺之卒入魏文

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索隱曰春秋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

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漢書音義馱馱驥駿馬

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購以珍奇之味也索隱曰字林云馬父贏子北狄之良馬也

正義曰食音奔馱驥音夾蹄此狀良馬也

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

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拆肝相

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

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贖脚於宋宰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

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又呂氏春秋范雎摺脅折齒於

魏卒為應侯索隱曰應侯傳休折脅獨也此二人者皆

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此不能自免於

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殺之

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昭云六國時

人漢書云自沈於雍州之河也又新序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周

抱甕自沈於

河不同也

徐衍

負石入海

列士傳

周

不容於世義

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

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曰

石欄生不遭堯與舜律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

衣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索

隱曰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

人歌也二說並通研音八彈反研者自淨貌也顧野

王音岸禪音善如字橫協韻失之也埤蒼云解脛也字

林音下諫反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

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

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

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宋信子罕之計

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頤曰

子荆子罕出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
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飢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入歲
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
以子荆為是不知何如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

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衆

賈誼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又風俗通
云或說有黃金於此衆人或共誣誑言其不純金價沽

欲其必售同敗蝦蟇燒以見積毀銷骨也索隱曰大頰云

其真是為衆口鑠金也
則父兄自相誅戮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

骨肉為之消滅也
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

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

名當世索隱曰小頰云公聽言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

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之收朱象管蔡是

矣

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

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

其大臣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而殺簡公使

子之也而能去此心則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刻

人君去此心則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

國安安全也索隱曰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

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刻剔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

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

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

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

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索隱曰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其非已之

罪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

也為人灌園。索隱曰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

楚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

今人主誠能去驕

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

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

章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

而蹠之客何使刺由

應劭曰蹠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蹠盜蹠也。索隱曰並見

策國沉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

族要離之燒妻子

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下成而

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燭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

曰湛音沅七族父之姓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
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

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

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

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蟠木根柢輪囷離詭

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委曲槃戾也○索隱曰孟康云蟠結

之木也晉灼云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

也索隱曰左右先加彫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

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

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

堯舜之術

索隱曰言蒙被堯舜之道也

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

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

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

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

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

之籠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而不牽

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

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

首短而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

使用也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

也。索隱曰韋昭云呂尚適周如烏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蠻拘之語馳域

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

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使不羈之士與

牛驥同皁美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應

劭云皁歷也韋昭云皁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之器。正義曰頽云不羈言

才識高素不可羈係皁在皁反方此鮑焦所以忿於世

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曰晉灼云列士傳

鮑焦怨世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澼澼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

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也臣聞盛節入朝者不以利汚義砥厲

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正義曰鹽鐵論曰

云里名尸子及此而曾子不入索隱曰淮南子及益鐵論云縣名未詳也

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邑號朝歌而墨子殉

墨子連新湯專

車

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正義曰朝歌今常州縣也。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

於威重之權

主於位勢之貴故面面汚行以事諂諛之

人

索隱曰杜預云回邪也。

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

之中耳

詩云靡不有初。山巖石巖巖。

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

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

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

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

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魯連達士

高才遠致

釋難解紛

辭祿肆志

齊將挫辯

燕軍沮氣

鄒子遇讒

見詆獄吏

慷慨獻說

時王所器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